

左思《齐都赋》探微

徐传武

左思的赋作，今存《三都赋》、《白发赋》全文及《齐都赋》、《七讽》^①残篇。《三都赋》是其成名作，使洛阳纸贵，影响甚巨；《白发赋》当是其晚年之作，乃抒情小赋，可能属于“烂熟于心，一挥而就”的作品。人们常把左思看作是文思迟缓的作家^②，但写《白发赋》花费的时间不会太久，估计八、九、十馀日足矣。《七讽》仅存数残句，有关资料又太少（仅《文心雕龙》有几句评说），人或以之为“早年练习作赋时期的产品”^③，估计字数比《白发赋》要多，但篇幅也不会太长，在左思作品中占不了多大地位。而《齐都赋》虽也是早年之作，影响不如《三都赋》大，艺术成就不如《白发赋》高，但它和《三都赋》有一种特殊的密切关系，可以把它看作是写作《三都赋》的必要准备或前奏。在左思作品中，除了《三都赋》之外，这《齐都赋》可能是最长的一篇了，花费时间也是最多的一篇了。由于《齐都赋》全文已经散佚，有关记述又十分简略，探讨其原貌及与之有关的各种情况就比较困难，但也更显得必要和重要了。

《晋书·左思传》曰：“造《齐都赋》，一年乃成。复欲赋三都，会妹芬入宫，移家京师。”左棻^④入宫的时间，据《晋书·左贵嫔传》为泰始八年（272年），左思作《齐都赋》的时间当在此前的泰始六年、七年这段时间内。左思约生于公元250年前后，其写《齐都赋》时当二十岁左右。左思为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人，

当齐国都城旧址，其写《齐都赋》应在“移家京师”之前，于家乡临淄“闲居”之时。《北堂书钞》卷一〇二引王隐《晋书》曰：“左思父雍，起卑吏，晋武以为能，擢为殿中侍御史。思少学钟繇书、鼓琴，皆不成。雍曰：‘思不及我少时也。’思乃发愤造《齐都赋》，一年不出户牖。”可知他小时候并不怎么聪明，而是由于发愤勤学，才使他学问大进的，这《齐都赋》就是他发愤劳作的结果。左思花费了长达一年的时光，集中精力在家中苦写而成。《初学记》卷十二引王隐《晋书》曰：“左思专思《三都赋》，绝人伦之事。”也就是杜绝一切人事交往。左思写《齐都赋》“一年不出户牖”即与之同义。写作京都大赋，由于其体制庞大，内容繁富，要搜集材料，构思安排，还要加工润色等，既需要有渊博的学识，又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写《齐都赋》如此，写《三都赋》当然更是如此了。由于左思是临淄人，对于齐都及齐国的历史、地理、风俗、人情等各方面的情况还是比较熟悉的，查找起有关资料来，还是比较方便的，所以他大体准备就绪以后，就基本上可以足不出户，专心致志地进行撰写了。《晋书·左思传》描述他写作《三都赋》的情形说：“遂构思十年，门庭藩溷皆著笔纸，遇得一句，即便疏之。”他写《齐都赋》时有可能已开始尝试着这样做了，条分缕析，铺陈排比，只是不如后来作《三都赋》时工作量更大，头绪更繁杂罢了。左思写成《齐都赋》，“复欲赋三都”，即又打算创作《三都赋》了，所以有人把他写《齐都赋》看成是“为《三都赋》的创作作（做）好了文学上和心理上的准备”^⑤，我看是有道理的。汉末至三国，社会动荡不安，再加上汉大赋这种形式逐渐走向式微，在这段时间内写作京都大赋的人相对来说也比较少，即使有，成就也不是很高。但在人们心目中，对这种京都大赋总还是有某种敬畏的心情的，特别是随着社会走向安定，国家逐步出现大一统的局面时，想作京都大赋的人相对又多了起来，故而左思写成《齐都赋》后，进而又想创作规模更加恢宏的《三都赋》了。他这种“欲赋三都”的思想，在他创作

《齐都赋》之初未必会有，随着《齐都赋》的接近完成，就可能逐步萌生了。可见，我们说他写《齐都赋》是为写《三都赋》做“准备”，并不是说他写《齐都赋》时是有意识地在这样做，而是后人在事后用历史的眼光审视此二事时做出的结论。由于写《齐都赋》取得了写京都大赋的经验，所以他才敢动手写规模更加宏伟、内容更加繁富的巨制《三都赋》。

左思在《咏史八首》“之一”中说：“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在“之四”中说：“言论准宣尼，辞赋拟相如”。可见，左思作赋是以汉大赋的著名作家司马相如为榜样的。从左思《齐都赋》存留下来的残句看，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他仿效司马相如作赋的痕迹。如其残句曰：

“其东则有沧溟巨壑，洪浩汗漫”（《初学记》卷六引）。

“其草则有杜若蘅菊，石兰芷蕙，紫茎丹颖，湘蓂缥蒂”

（《初学记》卷二七引）。

另外，又如“巢则响山之梨”（《太平御览》卷九六九引）。“露桃霜李”（《太平御览》卷九六八引），“胜火之木，冲水之草”（《太平御览》卷九六〇引），“四扈（指四时候鸟）推移”（《太平御览》卷九二三引）等等，与《子虚赋》“其东”、“其南”、“其西”、“其北”如何如何，“其土”、“其石”如何如何，何其相类。以上仅是《齐都赋》的残句，类推起来可能还有“其南”、“其西”、“其北”、“其木”、“其鸟”之类的描写。左思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觉得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这种“骋辞大赋”的大肆铺陈的方式能有力地夸饰京都的宏伟气派，所以他就把司马相如的赋作当成了模拟、仿效的榜样。如果说他写《齐都赋》时还像“临帖学书”一样多为模拟的“习作”^⑥，到他写《三都赋》时则就是自觉地、主动地、手法纯熟地运用这种手法了。如其《蜀都赋》的前面一大部分，就是以“于前则”如何，“于后则”如何，“于东则”如何，“于西则”如何，“其封域之内”，则如何；“其封域之内”又曰“其园则”如何，“其沃瀛”则如何，“内则”如何，“外

则”如何等等，全然是一种汉大赋的笔法。在左思之前，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干，为北海剧（今寿光市东南）人，亦属古齐国之地，曾撰有《齐都赋》，今亦散佚，其存留的残句当有左思《齐都赋》的数倍之多，从今存残句看，亦有“其川渚则洪河洋洋，发源崑崙。九流分逝，北朝沧渊。惊波沛厉，浮沫扬奔。南望无垠，北顾无鄂……。其宝玩则玄蛤抱玊，驳蚌含瑯。”其格式有点像《子虚赋》，但差距又甚大，如叙“其川渚则”如何一段（后面还有十句未全引），只是写了“洪河（黄河）”的情形，与《子虚赋》在这种句式下并列描述许多事物的手法大不相同。所以，如果从仿效汉大赋的角度而言，左思做的或当比徐干更相似一些；如果从模拟汉大赋的主动性、自觉性、纯熟手法方面而言，左思或当比徐干更胜一筹。左思看到了汉大赋当年在汉代文坛上辉煌的霸主地位，也看到了在他那个时代不少人对“骋辞大赋”这种形式仍寄托着厚望的热切心理，特别是用来歌颂大一统的安定局面，骋辞大赋这种形式仍有较好的效果，但他没有看到汉大赋这种形式已经走到了末路，骋辞大赋在总体上已呈现衰微的趋势，“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想挽狂澜于既倒是根本难以做到的。他写的《三都赋》虽然使得纸贵洛阳，引起了轰动效应，但也不过象有人说的已是“骋辞大赋最后的辉煌”^⑦了。引起轰动效应的《三都赋》尚且如此，那些等而下之的骋辞大赋的命运就更可想而知了。所以，左思倾注大量心血撰写的《三都赋》、《齐都赋》（我认为为写此二赋所花费的时间可能要占他整个创作活动的百分之七、八九之多）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反而不如花费时间比之少得多的《咏史八首》、《白发赋》等短小之作。这真象人们所说的“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行”了。人们常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我认为对古代文学史发展的大势，左思看得并不是多么明了的。

左思《齐都赋》写到哪些内容呢？从现存残句看，一、写到齐都临淄的繁华景象。如《太平御览》卷九四二引《齐都赋·序》曰：“连衽有云覆之阴，挥汗有雨洒之濡。”二、写到古齐都

和古齐国的山川地貌。除前引“其东则有沧溟巨壑”之句外，又如“海旁出为渤，名曰渤海郡”（《史记·高祖本纪》司马贞索隐引），“海旁曰渤，断水曰滸”（《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司马贞索隐引），又如“嶧岭镇其左”（《水经注》卷二六引），“牛岭镇其南”（《水经注》卷二六引），“则有神岳造天”（《太平寰宇记》卷十八引）。三、写到齐都临淄的城池设施。如写到“齐小城”（《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裴驷集解引《左思〈齐都赋〉注》“齐小城，北门也”），写到“申池”（《史记·齐太公世家》裴驷集解引《左思〈齐都赋〉注》“申池，海滨齐藪也”，《临淄县志》曰“西南曰申门，门外申池，左太冲赋谓之照华池”。四、写到齐地的树木花草。如前引“其草则有杜若蘅菊……”，“巢则畋山之梨”，“露桃霜李”，“胜火之木，冲水之草”。又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司马贞索隐引《齐都赋》曰：“棖柰棕熟”。五、写到齐地的禽鸟兽虫。《太平御览》卷二二引左思《齐都赋》曰：“四扈推移。”《御览》于其后注曰：“春秋冬夏四时鸟也。”六、写到齐国的军事武备。如《北堂书钞》卷一一七《兵势》引：“五家之兵，动犹风雨，战若雷霆”，“精逸击电，奔越惊风”。七、写到齐地的歌曲礼乐。《文选》卷二八鲍照《乐府八首·东武吟》题下李善注引：“《东武》、《太山》，皆齐之土风，弦歌讴吟之曲名也。”八、写到齐国的历史人物、历史故事。如曾写及齐人淳于髡。《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裴驷集解曰：“輶者，车之盛膏器也。炙之虽尽，犹有馀流者。言淳于髡智不尽如炙輶也。左思《齐都赋》注曰：‘言其多智难尽，如炙膏之有润泽也。’”九、写到该地称为齐国之根源，如《太平寰宇记》卷十八引曰：“天齐之池，因名国也。”另外，据《北堂书钞》卷八三引《齐都赋》曰：“济济稷下。”未言明《齐都赋》之作者，《书钞》所引一为徐干之《齐都赋》，一为左思之《齐都赋》，《书钞》作者为唐代人，此前未知还有他人作有《齐都赋》，故此句之作者非徐即左。徐干《齐都赋》残句有“宗属大同，乡党集聚。济济盈堂，爵位以齿”（《韵补》卷三“齿”字注引）

之语，已出现“济济”二字，或不至再有“济济稷下”之句犯复；前引《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裴驷集解注引左思《齐都赋》注，所写淳于髡正为稷下先生，或正当为所写“济济稷下”内容之一部分也。故我认为“济济稷下”当是左思《齐都赋》之残句，所写正为齐国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典。清代康熙时人于际飞曾作有《古齐都赋》，其中写到：

（客）曰：“晋者太冲，研精伟，长覃思，赋齐都者盛已。子非其乡人耶？当强为续之。”余乱以和，余避席跪曰：“前之赋齐都者，南抵艾陵，北穷溟渤，东至之罟，西竟亢父。柏寝回鑣，情移海外；稷丘炙毂，神驰九州。博矣！贶矣！余病未能也，余之所见，郊圻内尔。援笔而进其辞曰……。”^⑧

从于际飞所写来看，左思《齐都赋》所写及的地理范围是很广大的。其中所说“稷丘炙毂”，乃指淳于髡事，“柏寝回鑣”，当指晏婴之事，左赋言及齐地的历史人物写到晏婴是很自然的。于际飞对左思《齐都赋》连声赞叹“博矣！贶矣”，评价是很高的，惜我们已不能尽睹其全貌了。

前面曾引左思《咏史诗》曰：“著论准《过秦》”，“言论准宣尼”。贾谊在《过秦论》中曾详细论述秦王朝很快被推翻的原因，对秦政的苛虐多有暴露，对秦政的过失多有指责。宣尼，指孔子。左思意谓自己写论著要以孔子的言论作标准，以贾谊的《过秦论》为榜样。这虽然是就写论著而言，其实未尝不可以看作他写赋时的“思想原则”。他写赋在形式上追踪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汉赋大家，在思想内容方面则要以孔圣人的话作为准则。他写《三都赋》就是这样做的，左思借“魏国先生”的话，批评吴、蜀“凭险恃富”的思想，这不就有点“准《过秦》”的味道吗？借“魏国先生”的话盛赞魏都的建设和魏国的政治措施，指出了治国安邦的根本在于政治制度、政治措施，而不在自然条件，这不甚合儒家的治国方略吗？古人赞许张衡《二京赋》、左思《三都赋》为“五经鼓吹”，人或释之为“言此五赋是经典之羽翼”^⑨，因为它

们宣扬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故有是言。《齐都赋》由于散佚殆尽，其思想意旨已难十分明晰，但我认为它也是贯彻了这种思想的。其赞颂《东武》、《太山》之曲，或即是宣扬弦乐之治吧？据于际飞所言，左思《齐都赋》或曾写到晏婴的情况，而晏婴是孔子所钦敬的人^⑩，这些描述应当说也是“准宣尼”的。于际飞称颂左思之《齐都赋》“博矣赜矣”，这“赜”就是精微、深奥之义，因为他能以“准《过秦》”、“准宣尼”作指导思想，所以才使得此赋不浅薄，不乏味的。当然，因为于际飞自己也要赋“齐都”，之所以这样说一方面有自谦之意，另一方面因与左思为“同乡”，多少也有点故意抬高之用心吧。

左思在《三都赋序》中对司马相如等人的汉大赋之“虚诞”处提出了批评：“考之果木，则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则出非其所。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且夫玉卮无当，虽宝非用，侈言无验，虽丽非经。”“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匪本匪实，览者奚信？”从今存《齐都赋》残句来看，他撰写中正是贯彻了这种“求实尚用”的原则。他写到的山川城池，树木花鸟，历史人物、故事，无不可稽可验。所以这篇序言，极有可能就是对撰写《齐都赋》的经验总结。他撰毕《齐都赋》，马上“复欲赋三都”，就写成了这篇《三都赋》的序言。左思的本意是想革除骋辞大赋侈言无当的积弊，但却想不到画地为牢，束缚了自己的手脚，“自夸考信，遂授人以柄”（钱钟书《管锥编》第1152页）。他写道的“俞骑”、“鹭鹭”、“龙目”等产非其地（见何焯批点《文选》及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五），写道的“巨鳌赩赩，首冠灵山”等误诞比他批评的“卢橘”、“比目”则“岂不更甚矣乎？”（李治《敬斋古今劄》卷七）。艺术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总是有距离的，左思过于强调“依本宜实”，这种主张与当时正处在文学的“自觉时代”的发展大势是不太吻合的，甚至促成着“文章殆同书

抄”（钟嵘《诗品·序》），向不良的方向倾斜。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创作出来的《齐都赋》和《三都赋》，虽然花费了不少的心血，但毕竟文学价值不算多高。对左思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但他至死也未必明白过来，而作为后人的我们却应从中悟出些道理来。

前面所举例证，差不多就是左思《齐都赋》现存的所有残句了，总共也不过十数条之多，这些残句距离《齐都赋》原貌肯定相差甚远。《齐都赋》原来的篇幅究竟有多长呢？这里不妨做些推测。《隋书·经籍志四》载：

《五都赋》六卷并录。张衡及左思撰。

《杂都赋》十一卷……。《齐都赋》二卷并音。左思撰。……

晋齐王府记室《左思集》二卷。梁有五卷，录一卷。

《旧唐书·经籍志下》载：

《五都赋》五卷。

《二京赋》二卷。张衡撰。

《三都赋》三卷。

《齐都赋》一卷。左太冲撰。

《齐都赋音》一卷。李轨撰。

《左思集》五卷。

《新唐书·艺文志四》全同《旧唐书·经籍志下》所载。比较以上记载，可以这样说：《五都赋》五卷（或外有“目录”一卷者则为六卷），包括张衡《二京赋》二卷，左思《三都赋》三卷，《三都赋》单行本亦为三卷。《齐都赋》为一卷，《齐都赋音》亦为一卷（为李轨撰。或据《隋志》载以为左思撰，误），合在一起则如《隋志》注中所言“《齐都赋》二卷并音”。《左思集》五卷（《隋志》言二卷，后详），当包括《三都赋》三卷，《齐都赋》一卷，其他诗赋亦为一卷。因此可以说，《齐都赋》约为一卷的篇幅。“一卷”大小并不完全相同，有人做过统计^①：

班固《西都赋》，2300 余字；《东都赋》1700 余字（《两

都赋》在《文选》中合为一卷)。

张衡《西京赋》，3900 余字；《东京赋》1700 余字（《二京赋》在《文选》中共为二卷）。

张衡《南都赋》，1500 余字。（与左思《蜀都赋》在《文选》中共为一卷。）

左思《蜀都赋》，1900 余字；《吴都赋》，3200 余字；《魏都赋》，3900 余字（后两篇在《文选》中各为一卷）。

另外，该统计还谓徐干《齐都赋》、刘桢《鲁都赋》、刘邵《赵都赋》为二、三、四百余字不等，因皆非完篇，已不足为据。大致说来，我认为左思《齐都赋》或约为《三都赋》的三分之一，因为是独立的一篇，不像《三都赋》三篇描写起来尚各有侧重，作者对齐都临淄又比较熟悉，从于际飞所言来看，该赋涉及的范围又十分广博，所以我认为《齐都赋》不会太短，可能要比《蜀都赋》稍长一些；但由于是初作大赋，齐都又毕竟算不得大都，故撰写起来或者也不会太长，所以我推测可能比《魏都赋》要短，大体或与《吴都赋》相当，字数或在三千个上下吧。徐干《齐都赋》今有残文六百一、二十字，左思《齐都赋》今有残文一百三、四十字（另有数条《齐都赋注》的文字），但若论各自的原貌，由于徐赋所写及的范围不如左赋广博，再加上骋辞大赋在建安时代正处于极度衰微时期，而魏末晋初则又有点“中兴”的势态，故左思《齐都赋》比徐干之同名赋原来的字数或者还要多些吧。

前引“连衽有云覆之阴”二句，《太平御览》卷三八七谓出自“左思《齐都赋·序》”，可见《齐都赋》像后来写的《三都赋》一样，原来还是有序文的。这二句本自《战国策·齐策一》“临淄之途，……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可见当年齐都繁华之象。左思可能因《战国策》此语而引起了写作《齐都赋》的兴趣，由此切入，而撰成了洋洋洒洒的长篇大赋。除序言之外，由前引《隋志》和新旧《唐书·志》可知，还有《齐都赋音》，即为《齐都赋》奇难之字作注音的专著。从《齐都赋》今存残句看，这类

奇难之字并不多，但由《齐都赋音》专为其“玮字”作注音来看，《齐都赋》亦如《三都赋》，使用的“玮字”当是颇为不少的，这也是承继了汉大赋的传统吧。《隋志》谓“《齐都赋》二卷并音，左思撰”；但新旧《唐书·志》皆明确地注明：“《齐都赋》一卷，左太冲撰；《齐都赋音》一卷，李轨撰”。当以新旧《唐书》所载《齐都赋音》的撰者乃李轨为是。今人或以《齐都赋音》的撰者为左思^⑫，似难信从。据《隋书·经籍志四》可知，李轨还撰过《二都赋音》一卷，又与綦母邃合撰有《二京赋音》二卷，可知李轨是位喜为大赋作注音者，或可作为《齐都赋音》亦为李轨所撰的一点旁证。除了音注之外，《齐都赋》还有义注，据《史记》裴驷集解、司马贞索隐及酈道元《水经注》引“左思《齐都赋》注”可知。这些“义注”是左思“自注”，还是“他注”呢？有人认为：“从现有材料看，这（自注）可能是从左思《齐都赋注》开始的。它不仅解释地名，而且解说文意。”^⑬把《齐都赋注》视为左思“自注”。但统观“自注”的发生发展史，虽有人认为汉代的王逸、张衡等皆有“自注”之例，但认真辨析，皆不可靠。正如钱钟书所说的：“苟王逸、张衡、左思诸赋之注匪出己手，则灵运为创举矣”，则“自注”之例应以南朝宋时谢灵运之《山居赋》为最早。详参《管锥编》第四册第1285—1287页。当然，钱钟书所说“左思”主要是就其《三都赋》注是否乃作者“自为”而言，但亦可包括其《齐都赋》之注，因为那时尚无“自注”之例。为《齐都赋》作注的人可能没什么名气，时间长了就湮灭无闻了。《隋书》、《唐书》等“史志”之所以载《齐都赋音》而不载其《注》，就因为《赋音》有单行本，且有撰者姓名，而《赋注》与左思之赋混在一起，而注者又失名，“史志”编撰者就混而不析了。《隋志》载《左思集》为“二卷”，梁时为“五卷”，其二卷本者所收或当为不带注之左思原文，五卷本者所收或当为连注一起之赋作。一卷本之《齐都赋》亦当为带注者，辑入二卷本《左思集》者可能仅为《齐都赋》之本文。因注者姓名已佚，编撰者就混而不析把带注之

赋称之为“左思《齐都赋》”了。今人引用该赋之注，或标点为“左思《齐都赋注》”，把左思当成了《齐都赋注》的撰写者^⑭，欠确。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⑮、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之《水经注校》，引用时皆标点为“左思《齐都赋》注”^⑯，“左思”仅为《齐都赋》之主语，“左思《齐都赋》”这个偏正词组来做“注”的定语，这样“义注”者的著作权就不会被剥夺了。由他人曾为《齐都赋》做“音注”和“义注”可知，该赋虽为作者未出茅庐之处女作，但还是产生过一些影响，因为这类都邑大赋在西晋时代确曾引起过人们较普遍的关注，获得过许多士人们的青睐。

左思的《齐都赋》现在几乎已散佚殆尽，是什么时候散佚的呢？由前引《隋志》、新旧《唐书·志》可知，直到唐代，《齐都赋》及《齐都赋音》都还较完好的保存着。《史记·高祖本纪》及《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司马贞索隐引左思《齐都赋》曰：“海旁出为渤，名曰渤海郡”，“海旁曰勃，断水曰澥”，《太平寰宇记》卷十八《益都县》引左思《齐都赋》曰：“天齐之池，因名国也”。虽皆谓引《齐都赋》文，但却皆似注语，诚如是，则《齐都赋注》至唐、宋仍存，当然有可能是因为附于原赋文之骥尾而幸存的。北宋初年编撰的《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还多次引用左思《齐都赋》文句，说明至北宋时左思《齐都赋》尚存。宋代有位文人吴棫，为徽宗宣和六年（1124年）进士，再过二年，北宋即灭亡。吴棫撰有《韵补》一书，当撰成于南渡之后。吴棫卒于南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韵补》或当著于绍兴年间。因为宣和六年之前，他可能为考进士而努力，不会有闲暇作此音韵之书；中进士之后数年之内，正逢兵荒马乱，亦无闲暇及此，估计《韵补》当撰成于南渡之后的晚年。《韵补》引徐干《齐都赋》语句达十数条之多，竟无一字引及左思《齐都赋》，我认为这似乎表明左思《齐都赋》亡佚于北宋末年的战乱之中。今人或曰：“据《隋书·经籍志》载，左思原有文集三卷（应为“二卷”或“五卷”），大约在宋代已散佚。”^⑰这个推测是有道理的，因为《宋史·艺文志》

中已无关于《左思集》或《齐都赋》等作品的记载，我则进一步认为应亡佚于北宋末年的战乱之中。而徐干的《齐都赋》则应亡佚于南宋之后了，故徐干《齐都赋》保留的残句远比左思之同名赋多出好多倍。但为何至清朝康熙年间临淄文人于际飞写《古齐都赋》时好像还能读到较为完整的左思之《齐都赋》呢？于际飞能看到，与他差不多同时代的陈元龙（1652—1736年）编撰《历代赋汇》时于各种书籍“广加蒐罗”（《历代赋汇·凡例》），收有徐干之《齐都赋》残篇，却未收进左思之《齐都赋》只字，说明陈氏却未见到左思之《齐都赋》，否则，他不会不收入其《历代赋汇》中。再迟一些时候的纪昀（1724—1805年）主编《四库全书》时评论张溥《百三家集》说：“有可以成集而遗之者，如……左思《三都赋》、《白发赋》、《髑髅赋》及《文选》所载《咏史诗》，亦可成一卷，而摈落不载之类是也。”^⑩可见，纪昀亦未见到左思之《齐都赋》，否则他举例以说明时不会遗漏此一长文。于际飞谈及左思之《齐都赋》，是“礼失而求诸于野”呢？还是于氏写赋时据左赋残句做出的推想呢？我是比较主张左赋亡佚于北宋末年之说的。至于于氏是否读到过左思《齐都赋》的原文，恐怕难以定论，只好暂且存疑了。

注：

①《文选》卷五九沈约《齐故安陆昭王碑文》李善注引左思《七略》残文二句，严可均案：“当从《文心雕龙》作《七讽》。”故《七略》不再单列为左思赋篇。

②《文心雕龙·神思》：“……张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练《都》以一纪：虽有巨文，亦思之缓也。”

③⑤⑦⑫⑬⑭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分见第203、192、190、189、187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④左棻，史传皆作“左芬”，据《左棻墓志》改。

⑥参见牟世金、徐传武《左思文学业绩新论》，载《文学遗产》1988年第2期。

⑧见康熙年间编修《临淄县志》卷十四。

⑨《世说新语·文学》：“孙兴公（孙绰）云：《三都》《二京》，《五经》鼓吹。”及刘孝标注语。

⑩《论语·公冶长篇》孔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

⑪（台湾）高桂惠《左思生平及其〈三都赋〉之研究》，台湾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油印本）第10页。

⑫如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第6册第1899页注（1）、第7册第2348页注（3）。

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水经注校》（王国维校）第859页。

⑭刘文忠《左思》，载《中国历代文学家评传》第一卷第347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

⑮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九《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提要》。

作者工作单位：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本文责任编辑：冯惠民）